

家

年

與舍弟書十六通

興化鄭燮叔樵氏著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

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寒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臺

阜隸來也。一旦奮業，孰有爲精勤不
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
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
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鬼虜，借
祖宗以欺人，迷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
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淵塗。
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圖。嗟乎！不
知此，豈所謂天道人幸也。天道福

善。禍淫。彼善而富貴。亦淫而貧賤。
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
宗貧賤。今當富貴。尔祖宗富貴。今
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
即在其中矣。愚兄為秀才時。檢家
中舊書。叢得前代家奴契券。即
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
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

用人後不書券，命則留，不命則去，何
苦存此一帋，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
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為人處，
即是為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他人
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
即來。其子孫即有不可問之事，不可
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
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

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
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
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
髮。還是我。怒眉瞋目。此為異端。而深
惡痛絕之。亦覺見太過。佛自用幽王時
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秦國土。

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
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
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之何辜
乎。況自昌黎闢佛以來孔道大明佛
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遵六經四子之
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
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却
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執利無

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秀才罵和尚。和上亦罵秀才。語云。各
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
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奉
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守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飛盡。石柳皆洗。

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以忽明，秀峯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煮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閒仙境也。嗟乎，為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

字蒼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太白
仙品也。王維貴品也。韋牧雋品也。維牧賢
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家。日造
門下。維之弟有緡牧之子。有荀鶴。文復
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
上金鑿。御手調羹。美貴妃侍硯。與濯宗
之。著官錦袍。游遨江生。望之如神。仙逸揚
羽。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

名流落魄公子，質厚贈之。此其際遇，何
如哉。心不得以夜郎為太白病，送朝董
思自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
為制藝，取重當時。思公翁猶是慶歷規
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踈放，愈不整
齊。愈與見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
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自羊，兩先
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

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旱世靈草
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
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
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尔利科名厚
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與曰靡
奇曰澹遠何怨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如
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頌其實
與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

刻削吾不顧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
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顧子孫學之也郊
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顧子弟
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
閤下邀看江景并沽一錢港書罷登舟
而去

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日寄舍

弟畢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
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書三
牛以備存二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
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
復存而存者為經身尊道隆為天下後
世法。始皇虎狼其心。鋒鋸其性。燔燬其
聖。欲剗夫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
遺經復出。始皇之燒。孔子之燒。皆

以來求書以著書。漢、每著不可及。魏、晉而
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
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
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
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嘗觀陽九叔
讀書秘厨中，見數千萬卷，皆已爛爛不可
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
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

夫歐公不為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為何如！尚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秘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

秦豈獨斷皆漢儒之矯者也雖有此零

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為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者

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駢而六韋策畧諸

書日表章韓文杜詩而凡以此數書終身讀

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

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

簡而枯脫也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

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
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
之至者渾淪磅礴濶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
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之尋討貫
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山魏然接六經
而作嗚呼休哉 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
哥字

焦山雙峰閣寄金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
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創去先君曰嗟
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
但吾家不買必有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
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
對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
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不懈廢豈非
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

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去澆存厚。雖有惡
風水必變為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
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盂飯紙錢百陌。著
為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弟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
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
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

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
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囊
人故也至于缺阨歎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
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想來秀才受
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
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
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慎
過愛人是好愛罵人是不好愛東坡以此受

病況極補乎。老弟亦當時勸我。

○此縣署中寄舍弟墨

剝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與我。
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於成進。
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其福澤我。
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
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粗糠之。
麥。粥。寒取芥葉。鹽頭蔣角煮之。房賦蕭。

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炒。每一念
及。真貧。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
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以橫港
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三脈。皆
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
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
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
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

使好來往。徐宗守。陸白義輩。是舊時
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
中。破廊敗葉。聽。至二三鼓不去。或騎
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
今皆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教夙好。
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足長。科名
手而得。不知俱是徵俸。設我至今不第。
又何處討屋來。豈得以此驕僕朋友。

守族睦親姻。念故家。大敵既得。其餘
憐里鄉黨。相賜相輝。汝自滿之。精華
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人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玉尊書

吾弟所買宅。嚴整。室與處。最宜
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
不樂居可。是宅此至。鸚鵡武橋。不過百
步。鸚鵡武橋。事亦不遠。三十步。其

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
片荒城半隄衰柳斲橋流水破屋
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
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崇者在矣吾意
欲築一土廡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
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
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爨
籍筆墨視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

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
付家主屋三間厨屋二間奴子屋一間
共八間俱用州管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
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
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
墻外人亦望見燈火南去汝家百三十
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
等宅居甚通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

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公意有甚
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
之青氈亦可攜取所負不錢故急也吾弟
當留心此地為狂兒娛老之資不知可
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以第三書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
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

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
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
強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瘡薰眼破脇
奔竄危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
作春秋左邱明為傳記故不傳于世耳
世儒不知謂春秋為極亂之世復何道
而春秋止前皆若渾、噩、蕩、平、殊
甚可笑也以太王之墜聖為狄所侵必

至棄國興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作不能討。則夏殷之季，卅其搶攘，淆亂為何如。尚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史。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而無所考。即如漢陽諸姬，楚之實具盡之。諸姬是，曩干國楚之，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徑傳以

為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尚足十之一千之百也
嗟乎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困守于山椒海麓
之所繡閣遺編出為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
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
明而理圓湛豈復為古人所束縛而略無
張主乎豈復為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
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
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真象而樂

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墮儒為之。必有
伯禽起首。乃亦金書。如何沒顏沒鬪半
路上。從隱公說起。殊不知聖人此要明理
範世。不必拘牽其蘭闈。可考者。考之不
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善不可考。便從桓莊
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
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見童。見無異。
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夫十

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
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
所謂史闕文，豈總是讀書要有特識。
依樣葫蘆，無有是處。兩特識又不外乎
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為世家第一，伯夷
為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
以黃帝為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

然則又重乎乎。後先子。不。應。不。是。德
之。墮。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
每。墮。崙。骨。讀。書。可。尔。乾隆九年六月

十五日哥一學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以弟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穰穰
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為農夫以
沒世矣要須制不確制不磨制不以師羅欺

其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
率諸婢妾皆令習春揄蹂歛之事便
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
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梳炒米
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
貧之具暇日啣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
捧梳縮頸而啜之霜初晨雪早得此週
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

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入，只有農夫。而士蒸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濶，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

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
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
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
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東脩
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
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
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
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

忍氣吞聲以得推人。爲罵士人。轉罷利息。實
人。擬有運無。皆消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太
不便。無恠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
而不可得也。愚乞乎。坐最重。曲農夫。新招佃
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
爲客人。主人。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
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
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女

詩訊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
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
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
其務本勤民呈象昭々可鑑矣吾邑婦人不
能織如織布然而主中饋習織綫猶不失
為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業為
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
有三育詎總是典彥不可久恃將來頽

買田五百畝。予兄弟二人者。得百畝足矣。亦有者
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
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
獨何人。貧求無狀。窮民將何所措足乎。
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
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
事。世道盛則一德尊。王風俗偷則不同。為
惡亦極。橋之家法也。哥字。

之大詩是尚得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
而必吾贈答乎。真以山居村居。及日。秋。力。了。却
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
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
增歲幣。送尊號。愛卑朝。括民膏。戮大
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百姓莫敢言。端放
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敢杜詩之
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

歷陳時事、寓諫詩也。陸、絕口不言、免羅
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要不可
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及即譏、集非喜、晤
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
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
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
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
弟、以是率于此、可以後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而

諱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
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
儘有佈不盡。或盡為。哥。古。

淮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眼
中了。心下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
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可
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

三絕不知緒閱過幾千百編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瘳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編，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幸乎？惟虞世南、張雖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

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為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為最。反覆誦觀，可欲可泣，在此數段，可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才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厨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澶縣署中與舍弟墨第_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未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平生最不善以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違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蜒線。縛螻蛄。為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捫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勗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愛念。

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
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
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
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
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
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見月令人
墻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
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

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殭、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于遠近而望，不得一露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割肉乎。

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
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
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且公道在此
不在彼也

書日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
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
多種樹使處屋裏數百株栽疎茂密

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
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所成。池之奏。
及披衣而起。頽面嗽口。毀茗。見其揚
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
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
以天地為囿。江漢為池。各適其天。
斯為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
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卷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為最舜次之
人咸驚訝其實有五理焉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孔子後未嘗以天許人亦未嘗以天許
人惟稱堯不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
有一無二之象夫兩暘寒燠時若
者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霖旬累月

傷禾敗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里，蝗慄螟特肆生，敗草黃而木死，而亦不害甚為天之大。天既生有騏驎、鳳皇、靈芝、仙草、五穀、花實、美而蛇、虎、雉、葛、薑、蕪、藜、藜、蕒、蕭、艾、之屬，即與之俱生，而並茂，而亦不害甚為天之仁。堯為天子，既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尚列于朝，又有

九載績用弗成之鮫而亦不害其鱗也
之大澤乎一天也若屏則不然流共工
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罪人斯當矣命
伯禹作司空契而司徒釋教稼阜陶
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變典
集儻工鳩工以及爰戕朱虎熊羆
屬無名者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為君
之道幸甚豈無遺憾故曰君哉舜也

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癉惡者人
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堯
乎文乎此其所以為天也乎厥後舜之
子孫貧諸陳無一達人後代有藉
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了卒五百人
之斯不愧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于大舜
而不予以凌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更
無後遺而再發耳若堯之沒至

且遠也。秦龍御龍而有中山劉累至漢
高而先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先武中
興又二百年矣而又安帝入蜀以諸葛
為之相以關張為之將忠義滿千古道德
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
世於漢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
吾為是言者以為作聖且有太靈之累
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不做不到處。

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然
有過盡了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
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為之竭。
而力為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
其弊。而況人手。如在兗縣。與進士田種玉。
秦廉。宋縉。言。及來濰縣。與諸生郭
律。勸談論。成鼓舞。震動。以為得未曾
有。并書。以寄。弟。且藏。匣中。待。

吾兒少長，世後講與他聽，占書年久，
意互相發明也。

淮縣寄舍弟墨中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
而立學有成者，多出于附從貧賤之
家而已。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
富貴為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亭
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

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為文章。必不
能沈著痛快。刻骨鏤心。為世所傳誦。豈非
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濟
慧乎。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
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
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于從師傅。待同學。
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
者。當稱為某先生。次亦稱為某九。不

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直
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
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
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形。而無
意中與之。至陰雨不涉。即歸。輒啜飯。
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
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衣新鞋襪來上
學。坐一遭泥濘。後製為難矣。夫擇師之難。

敬師為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之矣。便當尊之。教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謬。為師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固。其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後少待來年。更請他師。

而年內之禮節專集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
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
太太兩母親叔孀娘聽便好驅果
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出糶

新穀。醫得眼前瘡。剗

却心頭肉。

耕耨日正午汗澆禾

下土誰和盤中殮粒

粒皆辛苦

臨日入城市歸來泪

滿巾。遍身羅綺者不

是養蠶人

九。八十一宿。爨

罪畢纔得放脚眠。蚊

蠹蝨必出。

○ 雁縣守舍少墨書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學不出此法達然即不出此法達
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學定之也科名不
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兒
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兒為美讀書
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未不
過那移借貨改竄添補便索釣名欺世

人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
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災的良法。沈
曰：讀書其久，以為迂濶。其實不迂濶
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于
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
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
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可。

淮縣署中與舍弟以弟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
今人鄙薄時文矣欲逆諸筆墨之外
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
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
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
賦杜東補西拉張搜李皆拾古人之唾餘
不能貫串以撫真氣故也百川時文精粹
湛深抽心苗發與旨繪物態狀人情千

三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
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絏然
諤不道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幼
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亦百川制藝
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
相與後焉而世人不讀四
聲猿何如

文章以沉着痛快為最左史莊騷杜詩

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
以少。許勝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
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疑，纖小之夫專以
此為然。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
遂訾人為刻，不休。夫所謂刻，不休
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名君
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
刻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雄之風

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好有
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素事乎而狀書乎
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
其手耳也王孟詩原有實公乃不多磨
滅處只因務為修潔乃不得李杜沈雄
司空表聖自以為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
二等至今了以夫不及王孟司空萬一專
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

少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宵寐匪視和闐洪床以此警人是歐公

公嘗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犬

于道是歐公簡鍊處然五代史亦有

太簡之病

高密軍進士煥曰不是好議方人無非求其是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

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

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了以天地萬物為

以其餘閒作為枯木竹石不害也。張王摩詰

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

平生詩文，可曾一向道着民間痛癢，故以

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湯在後，而以三子

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

館才情，淋漓若伎倆，只合畫樹枝造亭榭，禪古

玩鬪茗茶，為掃除室，連作頭目而已。何足數

哉！何足數哉！愚之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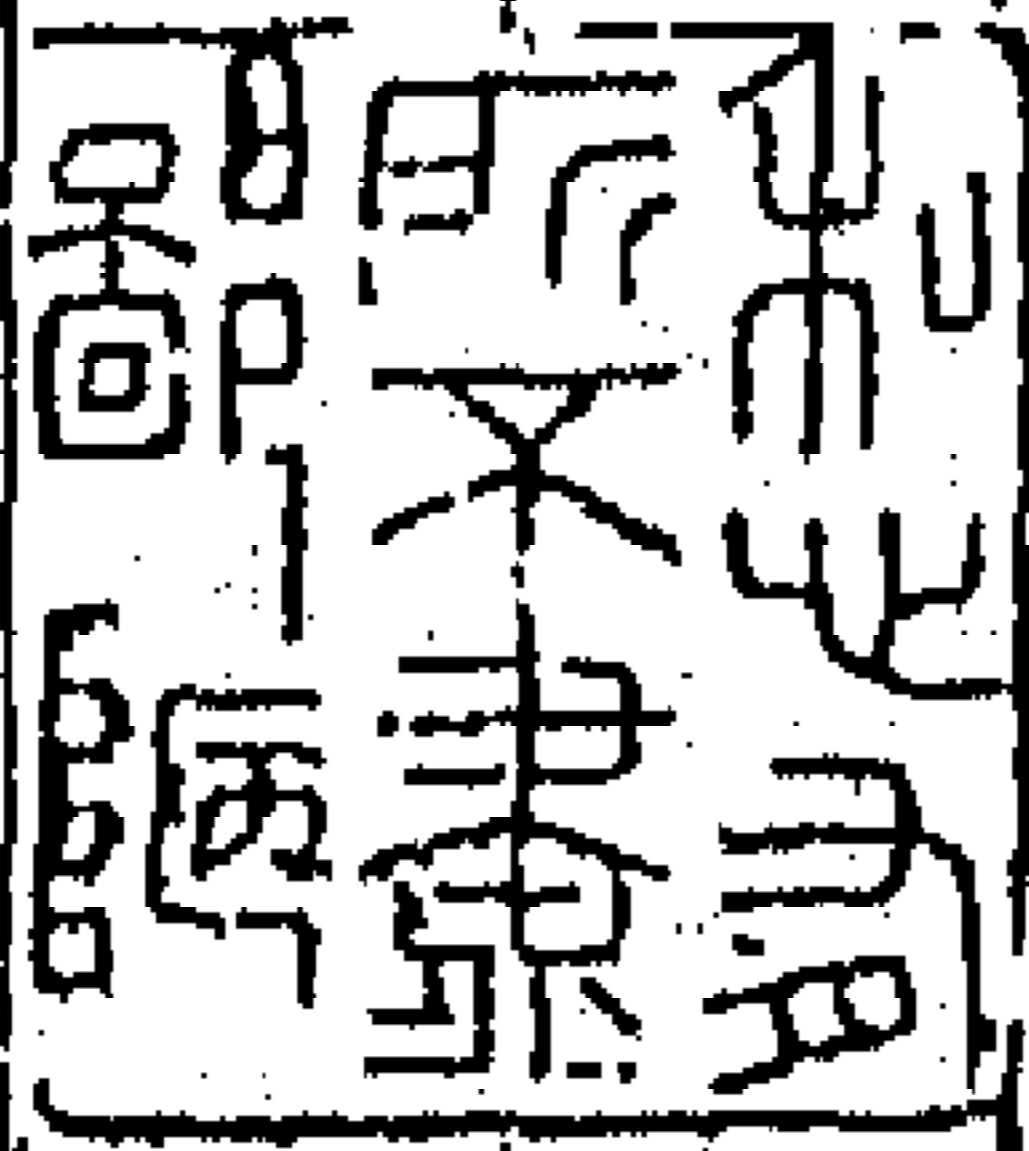
籍不得已亦借以筆墨為餬口覓食之資
庸人可羞可賤願吾身此族憤自雄勿蹈河
故轍也古及云諸君君真其名士三字是
諸君後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西滿街都
是名士豈不令諸君懷羞高人齒沒

叔蘧詩文最不素亦人作叙求之王公
大人既以借光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
至合議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
如不叙為得也矣篇家信原莫不乃文
章有此好處大家看之如無怪矣糊窗
糊壁而後執而後也何以叙的

鄭燮自題

已巳

已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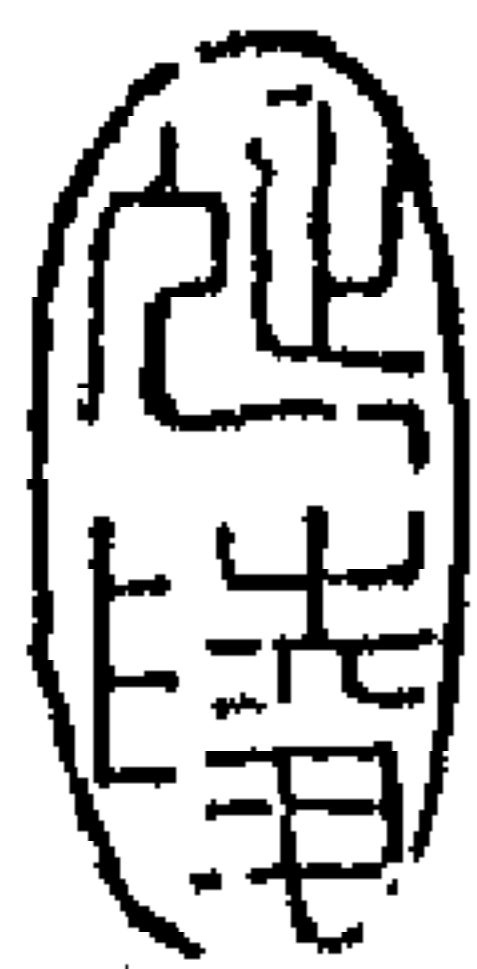


十六通家書山列
前後文真辨

自古名人著述流傳海內者夥
矣然歛彙平生之精構手錄
成編俾於攬之餘即為臨池
之助者致不多覩 板橋先生
以風流倜儻之性縱情翰墨
洵其為詩詞書畫醞釀古
人自開函自海內爭寶藏之

帶衣鉢真傳不謫是佳集予偶
購諸賈人宜切莫得窺金豹又
字畫皆出其手恐傳刻無
多積久就湮用重付剞劂以俟
同好歲明易單闕此月三望
延陵秦垓子識于清輝書

屋



全終